第八回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

话说王员外才到京开假，早见长班领报录人进来叩喜天二评：以前并未叙过保荐记名，一开假即得缺，恐无此理。亦是作者疏漏处。王员外问是何喜事，报录人叩过头，呈上报单。上写道：

江抚[[1]](#footnote-1)王一本。为要地须才事：南昌知府员缺，此乃沿江重地，须才能干济之员；特本请旨[[2]](#footnote-2)，于部属内拣选一员。奉旨：南昌府知府员缺，着工部员外王惠补授。钦此！

王员外赏了报喜人酒饭，谢恩过，整理行装，去江西到任。非止一日，到了江西省城。南昌府前任蘧太守，浙江嘉兴府人，由进士出身，年老告病，已经出了衙门，印务是通判署着[[3]](#footnote-3)。王太守到任，升了公座，各属都禀见过了，便是蘧太守来拜。王惠也回拜过了。为这交盘[[4]](#footnote-4)的事，彼此参差着，王太守不肯就接。

一日，蘧太守差人来禀说：“太爷年老多病，耳朵听话又不甚明白。交盘的事本该自己来领王太爷的教；因是如此，明日打发少爷过来当面相恳，一切事都要仗托王太爷担代。”王惠应诺了，衙里整治酒饭，候蘧公子。直到早饭过后，一乘小轿，一副红全帖，上写“眷晚生蘧景玉拜”黄评：才知以前伏笔为此处用，文气始可联贯。王太守开了宅门，叫请少爷进来。王太守看那蘧公子翩然俊雅，举动不群，彼此施了礼，让位坐下。王太守道：“前晤尊公大人，幸瞻丰采，今日却闻得略有些贵恙？”蘧公子道：“家君年老，常患肺病，不耐劳烦，兼之两耳重听。多承老先生记念。”王太守道：“不敢。老世台今年多少尊庚了？”蘧公子道：“晚生三十七岁。”王太守道：“一向总随尊大人任所的？”蘧公子道：“家君做县令时，晚生尚幼，相随敝门伯范老先生在山东督学幕中读书，也帮他看看卷子，直到升任南昌，署内无人办事，这数年总在这里的。”王太守道：“尊大人精神正旺，何以就这般急流勇退了？”蘧公子道：“家君常说：‘宦海风波，实难久恋。’况做秀才的时候，原有几亩薄产，可供粥；先人敝庐，可蔽风雨；就是琴、樽、炉、几，药栏、花榭，都也还有几处，可以消遣齐评：这就不易得的。黄评：吐属便自不同。所以在风尘劳攘的时候，每怀长林丰草之思。而今却可赋‘遂初’[[5]](#footnote-5)了。”王太守道：“自古道：‘休官莫问子。’看老世台这等襟怀高旷，尊大人所以得畅然挂冠。”笑着说道：“将来，不日高科鼎甲黄评：开口无非势利。老先生正好做封翁享福了。齐评：此是一定不易之套话。蘧公子道：“老先生，人生贤不肖，倒也不在科名，晚生只愿家君早归田里，得以菽水承欢，这是人生至乐之事。天二评：自第二回入正传以来首闻此语，如听天乐。黄评：此等谈吐比劝人匿丧何如？。王太守道：“如此，更加可敬了。”

说着，换了三遍茶，宽去大衣服，坐下。说到交代一事，王太守着实作难。蘧公子道：“老先生不必过费清心。家君在此数年，布衣蔬食，不过仍旧是儒生行径，历年所积俸馀，约有二千馀金，如此地仓谷、马匹、杂项之类，有甚么缺少不敷处，悉将此项送与老先生任意填补。家君知道老先生数任京官，宦囊清苦，决不有累。”王太守见他说得大方、爽快，满心欢喜黄评：他并不清苦，有钱自然欢喜。

须臾，摆上酒来，奉席坐下。王太守慢慢问道：“地方人情，可还有甚么出产？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？”蘧公子道：“南昌人情，鄙野有馀，巧诈不足；若说地方出产及词讼之事，家君在此，准的词讼甚少，若非纲常伦纪大事，其馀户婚田土[[6]](#footnote-6)，都批到县里去，务在安辑，与民休息。至于处处利薮，也绝不耐烦去搜剔他；或者有，也不可知！但只问着晚生，便是‘问道于盲’了。天二评：循吏宜有此贤郎。王太守笑道：“可见‘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’的话，而今也不甚确了。黄评：碰了钉子，仍然不解，仍为此言，此岂真能“敦友谊”者？。当下酒过数巡，蘧公子见他问的都是些鄙陋不过的话，因又说起：“家君在这里无他好处，只落得个讼简刑清；所以这些幕宾先生，在衙门里都也吟啸自若。还记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说道：‘闻得贵府衙门里有三样声息。’”王太守道：“是那三样？”蘧公子道：“是吟诗声，下棋声，唱曲声。”王太守大笑道：“这三样声息却也有趣的紧。齐评：阁下却以为无趣的紧。天二评：你懂得甚么有趣。黄评：何尝知道有趣？。蘧公子道：“将来老先生一番振作，只怕要换三样声息。”王太守道：“是那三样？”蘧公子道：“是戥子声，算盘声，板子声。天二评：此三样声息是你的“有趣”。平步青评：棋子声、唱曲声易为天平声、竹爿声，本《坚瓠》癸集袁于令事。王太守并不知这话是讥诮他天二评：其心陷溺久矣，故不以为非。黄评：讥诮都不知，说了半日风雅话直是对牛弹琴。正容答道：“而今你我替朝廷办事，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认真。”蘧公子十分大酒量，王太守也最好饮，彼此传杯换盏，直吃到日西时分天二评：酒逢知己，话则未必投机。蘧公子耐性，未免贪杯。将交代的事当面言明，王太守许定出结，作别去了。过了几日，蘧太守果然送了一项银子，王太守替他出了结。蘧太守带着公子家眷，装着半船书画，回嘉兴去了。

王太守送到城外回来。果然听了蘧公子的话，钉了一把头号的库戥，把六房书办都传进来，问明了各项内的馀利，不许欺隐，都派入官。三日五日一比[[7]](#footnote-7)。用的是头号板子，把两根板子拿到内衙上秤，较了一轻一重，都写了暗号在上面。出来坐堂之时，吩咐叫用大板，皂隶若取那轻的，就知他得了钱了，就取那重板子打皂隶。这些衙役百姓，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天二评：有蘧太守之宽，必有王太守之酷。世运乘除，必然之理。合城的人，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利害，睡梦里也是怕的。因此，各上司访闻，都道是江西第一个能员齐评：能�T大都如此。天二评：阳明先生不闻乎？亦以为能员乎？平步青评：王惠事本子虚，此评可删。黄评：能员必能从贼，是以谓之能也。做到两年多些，各处荐了。适值江西宁王反乱，各路戒严，朝廷就把他推升了南赣道，催趱军需；王太守接了羽檄文书[[8]](#footnote-8)，星速赴南赣到任。到任未久，出门查看台站[[9]](#footnote-9)，大车驷马，在路晓行夜宿。那日到了一个地方，落在公馆，——公馆是个旧人家一所大房子——走进去举头一看，正厅上悬着一块匾，匾上贴着红纸，上面四个大字是“骅骝开道”齐评：此何要紧，而乩词已先判明，所以出奇。王道台看见，吃了一惊。到厅升座，属员衙役参见过了，掩门用饭，忽见一阵大天二评：此风想即是关圣帝君显灵。把那片红纸吹在地下，里面现出绿底金字，四个大字是“天府夔龙”天二评：乩术如此奇邪？关帝如此灵邪？。王道台心里不胜骇异，才晓得关圣帝君判断的话，直到今日才验：那所判“两日黄堂”，便就是南昌府的个“昌”字。可见万事分定。一宿无话，查毕公事回衙。

次年，宁王统兵破了南赣官军，百姓开了城门，抱头鼠窜，四散乱走；王道台也抵当不住齐评：那会“抵当”？自称抵当不住。叫了一只小船，黑夜逃走。走到大江中，遇着宁王百十只艨艟[[10]](#footnote-10)战船，明盔亮甲，船上有千万火把，照见小船，叫一声“拿！”几十个兵卒跳上船来，走进中舱，把王道台反剪[[11]](#footnote-11)了手，捉上大船。那些从人、船家，杀的杀了，还有怕杀的，跳在水里死了。王道台吓得撒抖抖的颤黄评：好王公。灯烛影里，望见宁王坐在上面，不敢抬头。宁王见了，慌走下来，亲手替他解了缚，叫取衣裳穿了，说道：“孤家是奉太后密旨，起兵诛君侧之奸，你既是江西的能员，降顺了孤家，少不得升授你的官爵。”王道台颤抖抖的叩头道：“情愿降顺。黄评：王公降矣。宁王道：“既然愿降，待孤家亲赐一杯酒。”此时王道台被缚得心口十分疼痛，跪着接酒在手，一饮而尽，心便不疼了。又磕头谢了。王爷即赏与江西按察司之职，自此随在宁王军中。听见左右的人说，宁王在玉牒[[12]](#footnote-12)中是第八个王子，方才悟了关圣帝君所判“琴瑟琵琶”，头上是八个“王”字齐评：原来如此应法。到此无一句不验了。

宁王闹了两年，不想被新建伯王守仁一阵杀败，束手就擒。那些伪官，杀的杀了，逃的逃了；王道台在衙门并不曾收拾得一件东西，只取了一个枕箱[[13]](#footnote-13)偏偏带着这祸殃根子。里面几本残书和几两银子，换了青衣小帽，黑夜逃走。真乃是慌不择路，赶了几日旱路，又搭船走，昏天黑地，一直走到了浙江乌镇地方。

那日住了船，客人都上去吃点心，王惠也拿了几个钱上岸。那点心店里都坐满了，只有一个少年独自据了一桌。王惠见那少年仿佛有些认得，却想不起。开店的道：“客人，你来同这位客人一席坐罢。”王惠便去坐在对席，少年立起身来同他坐下。王惠忍不住问道：“请教客人贵处？”那少年道：“嘉兴。”王惠道：“尊姓？”那少年道：“姓蘧。”王惠道：“向日有位蘧老先生，曾做过南昌太守，可与足下一家？黄评：由王惠递到蘧公孙，即递到二娄，太守却是借径。那少年惊道：“便是家祖。老客何以见问？”王惠道：“原来是蘧老先生的令公孙，失敬了。”那少年道：“却是不曾拜问贵姓仙乡。”王惠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处。宝舟在那边？”蘧公孙道：“就在岸边。”当下会了帐，两人相携着下了船坐下。王惠道：“当日在南昌相会的少爷，台讳是景玉，想是令叔？”蘧公孙道：“这便是先君。”王惠惊道：“原来便是尊翁，怪道面貌相似。却如何这般称呼，难道已仙游了么？”蘧公孙道：“家祖那年南昌解组[[14]](#footnote-14)，次年即不幸先君见背。”

王惠听罢，流下泪来黄评：良心偶见?。说道：“昔年在南昌，蒙尊公骨肉之谊齐评：尚不忘教他三样�息。今不想已作故人。世兄今年贵庚多少了？”蘧公孙道：“虚度十七岁。到底不曾请教贵姓仙乡。”王惠道：“盛从[[15]](#footnote-15)同船家都不在此么？”蘧公孙道：“他们都上岸去了。”王惠附耳低言道：“便是后任的南昌知府王惠。”蘧公孙大惊道：“闻得老先生已荣升南赣道，如何改装独自到此？”王惠道：“只为宁王反叛，弟便挂印而逃；却为围城之中，不曾取出盘费。”蘧公孙道：“如今却将何往？”王惠道：“穷途流落，那有定所！”就不曾把降顺宁王的话说了出来。蘧公孙道：“老先生既边疆不守，今日却不便出来自呈[[16]](#footnote-16)，只是茫茫四海，盘费缺少，如何使得？晚学生此番却是奉家祖之命，在杭州舍亲处讨取一桩银子，现在舟中，今且赠与老先生以为路费，去寻一个僻静所在安身为妙。”

说罢，即取出四封银子递与王惠，共二百两。王惠极其称谢天二评：蘧家父子只算代荀玫还欠。因说道：“两边船上都要赶路，不可久迟，只得告别，周济之情，不死当以厚报。”双膝跪了下去。蘧公孙慌忙跪下同拜了几拜。王惠又道：“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，一无所有；只有一个枕箱，内有残书几本，此时潜踪在外，虽这一点物件，也恐被人识认，惹起是非，如今也将来交与世兄天二评：晦气星进门。黄评：二百两买一祸根。我轻身更好逃窜了。”蘧公孙应诺，他即刻过船取来交代，彼此洒泪分手。王惠道：“敬问令祖老先生。今世不能再见，来生犬马相报便了。”分别去后，王惠另觅了船入到太湖，自此更姓改名天二评：岂即更姓为郭邪？平步青评：王惠郭力父子事，惠汶上人，力长沙人，作者本写得支离。啸山评似粘滞。三十八回又引李保泰《啬生文集・胡孝子寻亲记》为歙胡仲长。削发披缁去了天二评：亦可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黄评：王公随范伯去矣，好王公。

蘧公孙回到嘉兴，见了祖父，说起路上遇见王太守的话。蘧太守大惊道：“他是降顺了宁王的。”公孙道：“这却不曾说明，只说是挂印逃走，并不曾带得一点盘缠。”蘧太守道：“他虽犯罪朝廷，却与我是个故交，何不就将你讨来的银子送他盘费？齐评：大有��舟之风，作者暗用此事耳。所谓君子宁失之厚。天二评：前後任一面之识，不得为故交；以�济�哪嬷�犯、不得�檎桃濉＾咎�守潇洒有之，义方之训则未，以致公孙他日几罹大祸。公孙道：“已送他了。”蘧太守道：“共是多少？”公孙道：“只取得二百两银子，尽数送与他了。”蘧太守不胜欢喜道：“你真可谓汝父之肖子。”就将当日公子交代的事又告诉了一遍。公孙见过乃祖，进房去见母亲刘氏，母亲问了些路上的话，慰劳了一番，进房歇息。次日，在乃祖跟前又说道：“王太守枕箱内还有几本书。”取出来送与乃祖看，蘧太守看了，都是抄本；其他也还没要紧，只内有一本，是《高青邱[[17]](#footnote-17)集诗话》，有一百多纸，就是青邱亲笔缮写，甚是精工。蘧太守道：“这本书多年藏之大内[[18]](#footnote-18)，数十年来，多少才人求见一面不能，天下并没有第二本；你今无心得了此书，真乃天幸天二评：只算厚报。须是收藏好了，不可轻易被人看见！齐评：既不可被人看见，如何却刻出来，又不禁止他？。蘧公孙听了，心里想道：“此书既是天下没有第二本，何不竟将他缮写成帙，添了我的名字，刊刻起来，做这一番大名？天二评：咄咄，小子竟思大名，聪明误用。黄评：落想便谬。主意已定，竟去刻了起来，把高季迪名字写在上面，下面写“嘉兴蘧来旬夫氏补辑”天二评：现成本子冒称补辑，�n名之士往往如此。刻毕，刷印了几百部，遍送亲戚朋友；人人见了，赏玩不忍释手。自此，浙西各郡都仰慕蘧太守公孙是个少年名士黄评：全无实学，专务虚名，然实不至而名已归，无怪名士之多也。蘧太守知道了，成事不说，也就此常教他做些诗词，写斗方[[19]](#footnote-19)，同诸名士赠答黄评：乃祖害之。

一日，门上人进来禀道：“娄府两位少老爷到了。黄评：递到二娄。蘧太守叫公孙：“你娄家表叔到了，快去迎请进来。”公孙领命，慌出去迎。这二位乃是娄中堂[[20]](#footnote-20)的公子。中堂在朝二十馀年，薨逝之后，赐了祭葬，谥[[21]](#footnote-21)为文恪，乃是湖州人氏。长子现任通政司大堂；这位三公子，讳琫，字玉亭，是个孝廉；四公子讳瓒，字瑟亭，在监读书。是蘧太守的亲内侄。公孙随着两位进来，蘧太守欢喜，亲自接出厅外檐下。两人进来，请姑丈转上，拜了下去。蘧太守亲手扶起，叫公孙过来拜见了表叔，请坐奉茶。二位娄公子道：“自拜别姑丈大人，屈指已十二载。小侄们在京，闻知姑丈挂冠归里，无人不拜服高见，今日得拜姑丈，早已须鬓皓然，可见有司官是劳苦的。齐评：纨绔气。蘧太守道：“我本无宦情。南昌待罪数年，也不曾做得一些事业，虚糜朝廷爵禄，不如退休了好天二评：大方。不想到家一载，小儿亡化了，越觉得胸怀冰冷，细想来，只怕还是做官的报应。齐评：慨乎言之。天二评：得体。黄评：开卷至此，始闻此等谈论，雅俗判然。先生大才，固无所不可。娄三公子道：“表兄天才磊落英多，谁想享年不永，幸得表侄已长成人，侍奉姑丈膝下，还可借此自宽。”娄四公子道：“便是小侄们闻了表兄讣音，思量总角交好，不想中路分离，临终也不能一别，同三兄悲痛过深，几乎发了狂疾。大家兄念着，也终日流涕不止。”蘧太守道：“令兄宦况也还觉得高兴么？”二位道：“通政司是个清淡衙门，家兄在那里浮沉着，绝不曾有甚么建白齐评：这是做官妙诀，二位何足以知之。却是事也不多。所以小侄们在京师转觉无聊，商议不如返舍为是。”

坐了一会，换去衣服，二位又进去拜见了表嫂。公孙陪奉出来，请在书房里。面前一个小花圃，琴、樽、炉、几，竹、石、禽、鱼，萧然可爱黄评：写境亦清俗判然。蘧太守也换了葛巾野服，拄着天台藤杖，出来陪坐黄评：写来如见一白须老翁伛偻而出。摆出饭来，用过饭，烹茗清谈，说起江西宁王反叛的话：“多亏新建伯神明独运，建了这件大功，除了这番大难。”娄三公子道：“新建伯此番有功不居，尤为难得。”四公子道：“据小侄看来，宁王此番举动，也与成祖差不多齐评：快语。天二评：心病�砹�。只是成祖运气好，到而今称圣称神，宁王运气低，就落得个为贼为虏，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。黄评：借闲谈为后文访杨执中伏笔。蘧太守道：“成败论人，固是庸人之见；但本朝大事，你我做臣子的，说话须要谨慎。齐评：正论卓然可敬。天二评：老成之言。四公子不敢再说了。那知这两位公子，因科名蹭蹬，不得早年中鼎甲，入翰林，激成了一肚子牢骚不平，每常只说：“自从永乐篡位之后，明朝就不成个天下！黄评：自家不中却怪永乐。每到酒酣耳热，更要发这一种议论。娄通政也是听不过，恐怕惹出事来，所以劝他回浙江。

当下又谈了一会闲话，两位问道：“表侄学业，近来造就何如？却还不曾恭喜毕过姻事？黄评：逼下文。太守道：“不瞒二位贤侄说，我只得这一个孙子，自小娇养惯了天二评：公孙之失教，蘧太守自己招认。我每常见这些教书的先生也不见有甚么学问，一味装模做样，动不动就是打骂。人家请先生的，开口就说要严；老夫姑息的紧，所以不曾着他去从时下先生。你表兄在日，自己教他读些经史，自你表兄去后，我心里更加怜惜他，已替他捐了个监生，举业也不曾十分讲究天二评：公孙之失教，乃祖已自言之。此刻�r下都是好好先生，且可奉陪�W生吃洋烟，闯�T子，蘧太守以�楹稳�。近来我在林下，倒常教他做几首诗，吟咏性情，要他知道乐天知命的道理齐评：天怀恬淡，可敬可师。天二评：沽名钓誉有之，乐天知命未必。黄评：做名士便是乐天知命。在我膝下承欢便了。”二位公子道：“这个更是姑丈高见。俗语说得好：‘与其出一个斲削元气的进士，不如出一个培养阴骘的通儒。天二评：斗方名士也算不得通儒。这个是得紧。”蘧太守便叫公孙把平日做的诗取几首来与二位表叔看。二位看了，称赞不已。一连留住盘桓了四五日，二位辞别要行。蘧太守治酒饯别，席间说起公孙姻事：“这里大户人家，也有央着来说的；我是个穷官，怕他们争行财下礼，所以耽迟着。贤侄在湖州，若是老亲旧戚人家，为我留意。贫穷些也不妨。”二位应诺了。

当日席终。次日，叫了船只，先发上行李去。蘧太守叫公孙亲送上船，自己出来厅事[[22]](#footnote-22)上作别，说到：“老夫因至亲，在此数日，家常相待，休怪怠慢。二位贤侄回府，到令先太保公[[23]](#footnote-23)及尊公文恪公墓上，提着我的名字，说我蘧祐年迈龙钟，不能亲自再来拜谒墓道了。齐评：老成典型，声口酷肖。天二评：始�蘧太守名。似是�e�P，却已逗起邹吉甫。黄评：是老辈守礼处。两公子听了，悚然起敬，拜别了姑丈，蘧太守执手送出大门。公孙先在船上，候二位到时，拜别了表叔，看着开了船，方才回来。两公子坐着一只小船，萧然行李，仍是寒素天二评：确是可儿。黄评：写二娄特与后文诸公子迥别。看见两岸桑阴稠密，禽鸟飞鸣，不到半里多路，便是小港，里边撑出船来，卖些菱、藕黄评：是嘉湖风景。两弟兄在船内道：“我们几年京华尘土中，那得见这样幽雅景致？宋人词说得好：‘算计只有归来是。天二评：胸中自不俗。果然！果然！”

看看天色晚了，到了一镇，人家桑阴里射出灯光来，直到河里黄评：写行船晚景亦妙。两公子道：“叫船家泊下船。此处有人家，上面沽些酒来消此良夜，就在这里宿了罢。”船家应诺，泊了船，两弟兄凭舷痛饮，谈说古今的事。次早，船家在船中做饭，两弟兄上岸闲步，只见屋角头走过一个人来，见了二位，纳头便拜下去，说道：“天二评：此“娄”字不合口气，宜删。少老爷，认得小人么？”只因遇着这个人，有分教：公子好客，结多少硕彦名儒；相府开筵，常聚些布衣韦带[[24]](#footnote-24)。毕竟此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江抚——江西巡抚的简称。从明朝后期起，巡抚成为定员，总理一省的政务。本书提到的“抚院”、“抚台”、“抚军”，都是巡抚的别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特本请旨——认为事情重要，特别提出奏本请皇帝批办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印务是通判署着——官印、职务是通判暂时代管着。“通判”，知府的辅佐官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交盘——前后任官员关于帐目以及各项公物、公事的盘查和交代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赋“遂初”——“遂初”，是遂合退隐的初心的意思，晋人孙绰作过《遂初赋》，讲的是些高隐不仕的话，后人就把赋“遂初”用为辞官的代语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户婚田土——户役、婚姻、土地所有权的小诉讼，略如后来所谓民事诉讼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比——查验差役或老百姓，是否已在规定的限期内把某事办到或把某项亏欠交清；如到期没有办到或没有交清，就用杖责监禁等方法继续追逼，叫做“比”或“追比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羽檄文书——指紧要军事文书。古代称军事文书为“檄”，遇急事就在檄上插一只鸟羽作记号，教传送文书的人不敢耽搁，称为“羽檄”。后来借作紧要军事文书的别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台站——平时是传递公文，留宿军犯的站落，战时就作为兵差的转运站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艨（ménɡ）艟（chōnɡ）——便于突击的狭身的战船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反剪——把人两只手反缚在背后。也可以写作“反接”。第十六回的“背剪着手”，是自己把手交叉在背后，表现心情悠闲的一种动作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玉牒——皇帝家的家谱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枕箱——狭长如枕头也可做枕头用的贮物小箱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解组——“组”是官印上的丝带，“解组”就是交了印，也就是解除官职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盛从——意同尊纪、尊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自呈——自首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高青邱——青邱，明朝文人高启的号，因文字得祸，被明太祖杀掉。他作的书，在明初是禁书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大内——皇帝住的地方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斗方——一二尺见方的单幅笺纸。文人们用它写诗词、绘画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中堂——对大学士的尊称。宋人称宰相做“中堂”，明、清的大学士，地位相当于宋时的宰相，一般也称为“中堂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谥（shì）——用一种有一定规格的字面，或一个字如“忠”、“恭”，或两个字如“文正”、“敏壮”之类，给死人特立一号，作为对他生平行为的表彰，叫做“谥”。一般指的是皇帝赐给去世的王公大臣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厅事——厅堂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令先太保公——称指娄氏弟兄的祖父。明、清制度：太师、太傅、太保是最高官阶（第三十九回说到的少保，低于太保一阶），无实职，只作为大臣的加衔；“太保公”，是对曾被加衔为太保的人的尊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布衣韦带——“布衣”，麻布衣裳；“韦带”，熟兽皮带子；是古时没有做官的士人的服饰，后来就用做这类人的身分的譬语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4)